



1978年1月，1411所“七·二一”大学全体师生毕业留念。二排右六为本文作者。

## 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。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。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# 我帮工人学文化

□仇铁珍 文图

1976年底，我从四川调回北京的电子部1411研究所工作，没多久，就被所领导安排进单位刚成立的“七·二一”大学，担任高等数学老师。

和那个年代许多单位办的“七·二一”大学一样，我们单位的学员全都是研究所的青年工人，年龄都在30岁上下。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被十年动乱耽搁了，文化程度普遍偏低，大多数处于初中的水平。这样的文化水准接受起高等数学来，难度可想而知，但学员们都迎难而上。

青年工人们刚刚从十年禁锢中解放出来，面对知识和文化的海洋，都焕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。他们的热情也深深地鼓舞了我，使我认真备课，细致教学，尽量把深奥枯燥的公式、定理讲得深入浅出，容易理解。在讲解微积分时，结合每一道习题，我

都画出图解，形象地对学员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讲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大大加快加深了工人们公式、定理的理解，使他们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劲头。

很快，风雪交加的严冬到来了。我的住家距离单位比较远，为了不误课，我往往每天提前老早就来到车站等公交。可是，赶上下雪天，道路湿滑，车次减少，时间就不好掌握了。有几次雪天，我都是一路小跑，踩着铃声走进教室的。对此，工人学员们都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。当时，购买类似自行车这样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，恰巧这个时候，所里分配给“七·二一”大学一张购买自行车的购车票，全体师生一致通过把这张珍贵的购车票送给我购买自行车。

有了自行车后，解决了困扰

我多日的上班交通问题，使我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些青年工人学员，更激发出我的教学热情，积极投身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去。

在“七·二一”大学教课时，正值我女儿刚步入小学。我没有时间过问她的学习，更没有时间辅导她的功课，把全部心血都扑在了这些求知欲强烈的青年工人学生身上。每日课余和休息日，我都是在紧张的备课和批改作业中度过的。师生全力的付出，换来了丰厚的回报。在结业考试中，全体工人学员都取得了优良或合格的成绩，同时，我也被评为所级先进工作者。

如今36年过去了，我望着这张1411所“七·二一”大学师生毕业留念照片，一股浓浓的暖意不由涌上我的心头，嘴角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## ■工友情怀

# 我们的好大姐岳桂贤

□胡京成 文/图



27年前，石景山区广播电视局挂牌成立，12名同志来自区委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广播站等部门。局长岳桂贤是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和大姐，我们在一起工作可谓团结、紧张、友爱、愉快。时光如水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是令人难忘、感慨万千。

记得那是1988年的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岳大姐从家里拿来两瓶酒和羊肉及各种佐料，我们每个同志带来一个自己做的菜，在会议室里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大家欢聚一堂亲如一家。岳大姐下令：“以后每年过春节，从我家开始轮流做东，咱们到各家一起过年，大千世界、茫茫人海，我们能在一起工作是缘分、相互支持是本分，彼此关爱有亲情。”

北京电视台石景山记者站记者吕志国和崔刚工作热情极高，每天扛着十一公斤重的Z31型摄像机和电池包四处采访，夏天穿着汗衫拍摄时，肩膀上被摄像机和电池包压出深深的红印儿，他俩却一脸的享受，从不知疲倦，岳大姐多次表扬他们工作不怕苦和累，更让他们劲头倍增干劲欢。

1990年，北京举办亚运会，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举办的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，也是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。吕志国和崔刚在游行的人群中穿行奔忙，拍摄记录下全区男女老少热烈欢庆的场面，当天就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新闻片。

那一段日子，真是好事连连，区房管部门给广播电视局分配了一套职工住房，可大家的居住条件都很困难，局里按照分房条件平衡实难定夺。几位老同志住房都比较紧张，却主动放弃改

善住房的机会，让岳大姐着急的是只有这一套房，而崔刚的学历高、有职称，小两口还没有孩子，我的工龄长、是三口之家，女儿已经五岁多，均借住在外单位的家属宿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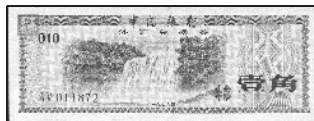
关键时刻，岳大姐找到崔刚爱人的单位求援，恳请他们单位的领导优先考虑崔刚爱人的分房问题，岳大姐用真诚感动了对方，她平日积攒的人脉关系，还有一颗体恤下属的热心换来皆大欢喜，我和崔刚都喜迁新居。

全局的同志到我们两家暖房庆贺，饭桌上，岳大姐像姐姐看见弟弟分到了房一样高兴，向我和崔刚由衷地道喜，让我们这两个小伙子心存感激、泪湿衣衫，拿起酒盅难开口，千言万语在杯中。遇到这样的好领导，别说是让我们加班加点干工作，就是挑灯夜战熬三晚，也心甘情愿无怨言。

岳大姐和我们如同亲姐妹，她常说，你们只需要努力工作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办。广播电视局成立时，区编办只批准设置办公室和记者站两个科室，岳大姐驱车到几个兄弟区县调研，与有关部门多方沟通、协调后，将记者站一分为二，分别是北京日报记者站和北京电视台记者站，这样就多了一个科级单位，为年轻人的发展拓宽了渠道。

屈指算来，岳大姐今年已65岁，退休了许多年。不知您现在是否还那样健康快乐，在马年将过、羊年到来之际，我们祝愿您好人一生幸福平安。

图为石景山区广播电视局部分同志参加首届八大处游山会时的合影，照片居中的是岳桂贤大姐，左二为本文作者。



## ■图片故事

# 昔日的外汇兑换券

□马仲清 文/图

最近，我在整理书柜时，发现了十几张外汇券，有一张面值一元的、一张面值伍角的，十二三张是面值一角的。

说起外汇券，如今30多岁的人，恐怕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我记得文革结束后，政府放开市民出国探亲亲属，经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用一定数额的人民币换取一定数额的外汇券。外汇券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，可在指定的

商店购买紧俏商品。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，就是可以用外汇券买紧俏商品的地方。

我的一位同事，他岳母是日本人，居住在日本大阪，他和夫人常去日本国探亲，手里有不少外汇券，同事们常请他用外汇券购买一些紧俏商品。那时候，用外汇券买紧俏商品，是一件很时髦、很受人羡慕的事。
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经济

大发展，市场商品极大的丰富，人们手里钱多了，什么商品都能买到，外汇券失去了它的特殊作用。1995年1月1日，外汇券停止使用，中国银行回收。我因手里外汇券太少，不值得兑换，就把它作为收藏、纪念品保存。

外汇券，不仅反映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；而且记录了在市场流通环节，货币变化使用的一段历史。